

鄉之魂

◎ 彭妙艷 著



暨南大學出版社

乡之魂

◎ 彭妙艳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之魂 / 彭妙艳著.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668-1750-1

I. ①乡… II. ①彭…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3969 号

揭阳市群众艺术馆策划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东新风格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广州市新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328 千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

定 价: 5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揭阳市群众艺术馆策划

编委会

主 任 李锡洁

副主任 黄小巧 张炜松

成 员 赖 明 陈 仪 黄 俊

倪永东 黄可章

自序

这些年来，写了两三百篇以揭阳为描写对象的散文随笔，固然是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对其有着深厚的感情；同时也有意向群众宣传，以加深他们对于揭阳的认识；再者呢，就是提高它的知名度：江山也要文人扶，这话我虽不十分推崇，但也不否认它的客观性。

收录这个集子的是个人“揭阳题材”作品的一部分，包含古城、古村、古事、古物、古人五个方面，基本上反映了揭阳的历史人文风貌。在学界有个共识，从某个角度而言，这些传统文化就是地方的软实力。换个说法，它便是一个地方的精神、灵魂和可持续发展资源，于是我最早给书取名为《乡魂》。后来到百度上搜索一下，发现早已被季羨林、冯骥才和余秋雨三位先生主编的一部同类散文“捷足先登”，不得已在中间加了一个“之”字，成为现状。

对于代表地方精神和灵魂的潮汕文化，我曾以讲座、学术论文等方式，进行理性的研究与传播，更多的是通过散文、随笔等载体，登在全国的报纸杂志上。为了适合各类读者的口味，我力所能及地运用了各种笔墨，无形之中营造了平实朴素、清朗峻健为主体的风格体系，这与我最初创作的追求，已经有了明显的

区别。既然回归“乡土”的特色，可以更贴近地气，为更广泛的读者所喜闻乐见，我也就顺其自然。

乡土文学的写作，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也哺育了一代代名家，他们的精品，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中国文学的精华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我也自觉地“定位”，融合潮汕人的气质、灵性和时代的精神、气派，建构了一种潮汕新文学——一种有别于传统方言文学的地方文学。为了这种文学的产生，我既“借壳上市”，也独出机杼，相辅相成，力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继承与发展之间，寻找、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对待乡魂的态度，我既有记住、塑造的愿望，更有解读、阐扬的冲动，理性与感性双管齐下。于是既要借助文献、考古和口碑等各种基础素材，也要运用记叙、议论和抒情的表达手段，在写实中运作浪漫，在现实中糅合理想，不但要使之可读，还要使之可用，真正达到虚实相生，赋予其新的含义，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乃至实质性的发展。

我确乎用了心和下了力，至于客观效果，则只有读者才有权利评价。

是为序。

彭妙艳

2016年1月25日于揭阳

目录

Xiangzhihun

乡之魂

自序 /1

第一篇 古城风韵

- 关于“揭阳” /3
- 揭阳方域谈 /7
- 揭阳故城之议 /10
- 榕城的风采 /13
- 岭南水城的风韵 /20
- 市河上的历史建筑 /27
- 水城人物 /35
- 奇巧的民艺 /44
- 山水间的特产 /51
- 淳重的民俗 /59
- 洪阳怀古 /67
- 海风撩起的记忆 /70

第二篇 古村漫话

- 印象里的村落 /75

- 桃山文迹 /90
- 钱坑行脚 /93
- 沧溪的故里 /95
- 玉浦琐记 /98
- 龙船寨子 /101
- 初进雨堂 /104
- 乌犁漫话 /106
- 踏着仙步探奇 /108
- 钱岗小记 /111
- 月湄初行 /114
- 从岭丰村到井下楼 /117
- 别了，许厝村 /120
- 落日中的寮头村 /123
- 古村速写 /126

第三篇 古事杂谈

- “海丝”路上的揭阳 /145
- 横看成岭侧成峰 /147
- 偶像故事 /155

铁枝木偶戏及其他 /158
 揭阳版“姑嫂文学” /160
 普宁嵌瓷在台湾 /164
 门外神谈 /167
 风雨圣者的文光 /171
 “三山国王”的神话 /174
 揭阳“八景诗” /178
 潮汕建筑彩画 /185
 五星与“厝角头” /188
 缘于普宁豆酱的心情 /190
 从六尺巷到池厝渡 /193
 本土文化的未来 /195
 让潮文化“潮”起来 /200
 向沃列戈夫致敬 /212

第四篇 古物浅探

榕树颂 /217

金凤赋 /219
 故乡的芭荔树 /222
 蟹的回忆 /224
 又是盛夏梨熟时 /226
 揭阳孔庙记略 /228
 禁城余光 /230
 普宁孔庙行 /233
 叩开揭阳进贤之门 /235
 桑浦名墓 /238
 玉窖流声 /242
 揭阳雷神庙重建记 /245
 揭阳地名的道德价值 /256
 潮汕文化的三足乌 /261
 彭延年墓情思 /268
 故乡的桥 /270
 西来寺遗址徜徉录 /275
 遥望拱北楼 /277
 岐山塔语 /280

“望夫石”引 /283

仰之轩小记 /285

榕城书院记 /288

“狮喉”浅探 /291

藻井的仰望 /294

普宁文昌阁畅想 /296

乔林的侨屋 /299

第五篇 古人小记

说史定 /307

陈希伋及其残文 /310

闽西生佛黄焕国 /312

仁华黄公传 /335

季本在揭阳 /337

郑旻与“后七子” /341

袁世循吏李振盘 /344

高攀龙贬揭 /347

冯太爷的揭阳故事 /359

宋兆禴与《易经蒙引》 /362

岳飞故乡的韩愈、苏轼 /365

郑大进三百年祭 /369

阮元阅兵过揭阳 /373

北楼的灯光 /375

揭邑于吾是故乡 /378

湖楼之殇 /383

谢海若与潮汕木刻 /389

夜空中的彗星 /392

江根和及其剪纸艺术 /395

后 记 /398

第一篇

古城风韵



关于“揭阳”

《汉书·两粤传》：“汉伐南越，揭阳令史定闻汉兵至自降。”这是“揭阳”一名最早的文献记载。

诸多史籍又强调，揭阳由“揭岭”而来，盖地在揭岭之南故。

而“揭岭”在什么地方？是否又名揭阳岭、揭阳山、飞泉岭？史学界对此一直有争议，至今也无定论。

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的论者，都将揭岭的范围，投射于梅州五华与揭阳揭西交界处莲花山的一个局部。仿佛于井冈山之罗霄山脉的一段，尽管论者对揭岭具体为哪一个山岭至今尚未统一，但按他们的意思，揭岭就是今天所称的莲花山的某一段却是一致的。故此，所有说法，我均不尽引。

但按照诸种古籍所说，秦戍五岭，其中四岭都在广东、广西与江西、湖南边界之处，即南岭山脉上，成一直线，只有东面的“揭岭”，却往南“下跌”几百公里，落脚于今揭西与五华交界处。这种分界方法，有其可能性吗？

按我的看法，秦戍五岭之一的揭岭，应是当今江西赣州东部的揭阳山，只有此山的位置与其他四岭同在东西一条直线上，处于岭南与岭北的分界线上，其南、东南的大片山区与丘陵，才是

《汉书》上所称的揭阳县地。关于这点，我另有专文探讨，此处不拟赘述。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揭岭”与“揭阳”名称的由来。因为对于这个问题，多年来专家学者们一直都在回避直接的回答，或者虽试图解释，却含糊其辞，无法让人信服。

对“揭岭”的释名，最早的史籍是古人对于《汉书·地理志》的注释。他们注《汉书·地理志》“揭阳”的“揭”字，韦昭以为“其逝反”，颜师古正之曰：“音竭”，苏林又以为“（揭）音羯”，“师古不复正之”，也就是默认的意思。《辞海》中“揭”字有 jiē、qì 两个读音，可能正是缘此而定。

诚然，读 jiē 也好，读 qì 也罢，都只是解决了读音问题，而未涉及义方面。元代所修《潮州三阳志》，以及清顺治《潮州府志》的《郡县释名》，也只有关于读音的引用，而没有对于义的阐发，就是今人也不例外。

1996 年第 3 期《汕头大学学报》发表王金夫的《揭岭·揭岭长和揭阳故城新探》一文，在“揭岭”一目中，作者借用《辞海》的“揭，通揭，标志也”一义，对“揭岭”及“揭阳”两名进行训释。该文云：

秦时，由番禺经增城、博罗、龙川进入岭东东部，必须翻越以高耸的几个山嶂（以鸿图嶂为代表，鸿图嶂海拔 1277 米）为标志的莲花山脉这段高山峻岭，因此取名“揭岭”，并把它作为先置县龙川和后置县揭阳的分界。

又云：

因山北为阴，山南为阳，所以取揭岭之南的后置县名为“揭阳县”。

这样的解释很新颖，很有意思，可以说比其早若干年出版的《广东地名考释》都没能有如此的成果。

对此，除了以为“先后说”的无据外，我还有两个疑问：

第一，莲花某段峻岭，以几个山嶂为标志，叫做“揭岭”，即标志岭，这样的说法，符合秦人的命名习惯吗？

第二，揭岭之南为揭阳，而揭岭就是飞泉岭（在今丰顺县境内）。那么，揭岭之北、之东北（今梅州一带）、之东（今福建诏安、漳浦、龙海一带），为什么也为揭阳属地？

可见，揭岭为飞泉岭（或独山）之说不可信；蝉联而下，揭阳因揭岭而得名的历史论断也应置疑。按我的理解，明清以来争论不休的揭岭、揭阳岭、揭阳山几个概念，其实就是一回事。这个揭岭不是从番禺向东而来的人看到的标志山，而是揭阳辖区南部的山。让揭阳得名的山（或称岭）不在今揭西、五华（或丰顺）两县交界临海这么边远的地方，而应是梅州和赣州交界之处或左近，即前述江西揭阳山。

关键是我认为“揭阳”一名，并非秦兵占据岭南以后才有，而是早在秦兵进入岭南之前就已存在，一如后来同入版图的番禺、阳禺、缚娄（博罗）一样。前此，揭阳应是如同上述各地，为青铜时代南方的一个方国。“揭阳”是此带越人所建方国的名称。“揭阳”一名非汉人所造，汉人只是对其进行音译承用而已。这与浙江“余姚”“上虞”之为古越语是同一道理。所以，“揭阳”作为越语，因为当时汉人对于越文化的研究有限，其本来意义至今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汉语“揭岭之南（阳）”的意思。正因为“揭阳”是古越语音译，所以，东汉以来，关于“揭”字读音才会有“其逝反”“竭”“羯”的不同意见。因为汉人——包括当时卓有影响的语言学家，由于缺少交流，对这个由异族所取地名的读音意义都无确切的把握。但这可作为揭阳确乎古老而且富于“地方特色”的依据。

《吕氏春秋·恃君》记载岭外有“缚娄、阳禺、欢兜之国”。《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简明广东史》据之而称：“战国时期广东境除出现番禺小国之外，还在今粤东的博罗县北面出现过‘缚娄’（符娄）和在粤北连江右侧，即阳山县东南出现过‘阳禺’两个小国。”而揭阳，虽然史籍无载，但以近年出土的文物，也可证它是与番禺、缚娄等同时存在于岭外的一个越族方国，而且它的地域在岭南各个方国之中规模较大。

近年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考古学的“浮滨文化”区，与史籍所涉秦汉所置揭阳县地域刚好相同。“浮滨文化”区，应是史籍缺载的揭阳方国。秦兵攻占岭南后，之所以把这片地方称为揭岭、揭阳，皆因古已有之。

邱立诚、曾骐的《论浮滨文化》（载《潮学研究》第6辑，1997年）的《余论》中，有这样的论述：

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由于商文化南渐，在浮滨文化区，既融进了源于本土的土著文化，也使土著文化产生某些变异，进而形成了粤东与闽南区域内不同于诸越文化的浮滨文化。这一考古文化区与今日之闽南方言区的基本吻合，使我们相信其时那种掺杂有中原语言的闽南方言已开始滥觞。正是由于浮滨文化的出现与形成，说明华夏文化与浮滨文化区的土著文化的第一次融合的时间较先前所认为在秦汉时期大大地提前。

显然，这对我们讨论“揭阳”一名很有参考的价值。

揭阳方域谈

把古揭阳县的始建，定位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略取陆梁地”，定百越，设置桂林郡、象郡、南海郡这一年，而撤销于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以其地立义安郡，下辖海阳、潮阳、绥阳、海宁、义招五县，那么，这个古揭阳县的存在时间为 627 年。过去的学者，支持揭阳“始建”于秦末之说者多家，不赘引；以为结束于东晋者，史载的时间也相当具体、绝对，所以也不必详为供证。

在这 627 年中，揭阳县先后归属于秦朝的南海郡，南越国的南海郡，西汉、东汉“两汉”的南海郡，三国吴初的曾夏、西晋的南海郡和东晋成帝时新立的东官郡。

那么，这个古揭阳县存在了 627 年，后来其地改为辖领五县的义安郡的“古揭阳”，它的版图有多大？四至在哪里？

这个问题过去不乏讨论，但没有人说得比较具体。归纳诸家之说，这个古揭阳的地域相当于今之广东潮汕地区、梅州地区与福建西南部漳州一带。如果依据《淮南子》的相关说法，甚至可以到达闽西龙岩江西交界的余干河地区。1995 年 9 月，广东省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广东省历史地图集》中有《东晋时期的广东》一图，其中古揭阳县撤建的义安郡版图，就是依据潮、梅、漳三

地区为版图描绘的：今福建境内部分，以饶平东界线为南北宽度，南以海，北以盘陀岭向东延伸，至厦门湾西岸止，形成一个尖角。相当于今福建漳州的诏安、东山、云霄、漳浦、龙海一带。这当是东晋所设义安郡绥安县境。

依此，完整古揭阳版图的四至是：东至今福建龙海市东岸半岛与厦门市隔海湾相望；西至今普宁市南阳山禾輦与陆河县山地相连；南至惠来县靖海灯塔连于大海；北至梅州平远县顶山甌与江西寻乌对接。总面积约 30 000 平方公里，与今台湾岛相若，相当于今揭阳市面积的 6 倍。

关于古揭阳（也即南越国东部）的北、东两界，张荣芳等所著《南越国史》也有所论述，有“闽越国拥有部分余干（今属江西）之土地，余干亦为闽越与南越的分界线之一”。至于东界，则称：“南越国与闽越国的边界系余干、漳浦地区；也可知南越的北界的东段已经到达了今福建的南部地区”，可做参考。

秦置揭阳县时，以其前岭外的揭阳王国为名为域，这应是史实。至于揭阳国及其方輿，近年浮滨文化的考古成果，已可印证。

邱立诚、曾骥在《论浮滨文化》（载《揭阳考古》，科学出版社 2005 年 9 月第 1 版）中指出：“从地域上看，浮滨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粤东的榕江、韩江与闽南的九龙江、晋江四个流域。考古资源还显示，榕江流域是浮滨文化遗存分布较密集的地方。”后一句的意思，即今揭阳为古揭阳县中心。

在同一论文中，作者还指出：“由于商文化南渐，在浮滨文化区，既融进了源于本土的土著文化，也使土著文化产生某些变异，进而形成了粤东与闽南区域内不同于诸越文化的浮滨文化。这一考古文化区域与今日之闽南方言区的基本吻合，使我们相信其时那种掺杂有中原语言的闽南方言已开始滥觞……在追溯潮汕文化的渊源关系时，有理由认为带有若干中原文化色彩